

Mythologies

ROLAND BARTHES



[法]罗兰·巴特著

神话——大众文化诠释

特约编辑 屠玮涓

封面装帧 杨德鸿

Roland Barthes

Mythologies

© 1997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LAUREATE BOOK CO., LTD.

copyright © Editions du Seuil, 1957

本书由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东方书林俱乐部文库·

神 话

——大众文化诠释

[法]罗兰·巴特 著

许蔷蔷 许绮玲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发行所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46,000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7-208-03074-X/B·257

定价 13.00 元

再 版 序

本书有一套双重理论架构：一方面是以所谓大众文化的语言工具作为意识形态的批评；另一方面，则是从语意学上来分析这套语言的结构。我最近才研读了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的著作，结果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我们将“集体征象”(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视为符号体系(sign-systems)，那么我就能超越过去，仅基于单纯、虔诚地揭露它们的做法，就能详细地将符合小中产阶级(petit-bourgeois)的文化转型为共通文化神秘化(mystification)的目的加以说明。

显而易见，决定本书渊源的这两种动机，至今已不能再一成不变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意将它们依潮流做最新的修正)。这倒不是因为当初使它们存在的原因业已消失，而是因为意识形态批评的需求已锐不可当的此刻，这种方法已变得愈来愈复杂，或者至少应该朝这个方向更努力。尤有甚者，在《神话——大众文化诠释》最后一篇所讨论的符号学分析，不但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而且已发展得更精确、复杂与分歧。当法国与西方各国正进行某种“有意义族

群”(significant)的解放时,它也成为一项理论的重镇。因此,我再也不能依照这个已算是旧时代的形式,写出一套新的神话学了。

剩下的工作是,除了**主要敌人**(中产阶级的术语)外,必须要联合两个事业——如果没有适当的详细分析方法,绝不公然抨击;如果不能在最后分析时被认定为“**符号大户**”(sémioclastie),也就不成其所谓的符号学了。

罗兰·巴特

初 版 序

本书的主要文章，是连续两年，每月一篇以法国时事为主题的感言。当时，我正试图定期就法国社会所蕴涵的一些(流行)神话进行反省。激发这些反省出现的媒体，看起来也许异质性很高(报纸专栏、周刊上刊登的某帧照片、一部电影、一场表演、一次展览)，它们的主题或许十分暧昧不明，然而我还是由自己当时的兴趣主导。

这些反省的出发点，常是当看到我们的报纸、艺术和常识领域成为现实所包装的一种“自然法则”(naturel)时，心生不耐所致。即使这是个我们在其中俯仰生息的现实，却无疑地是由历史所决定的现实。简言之，在我们当代情境所赋予的各种解释中，我讨厌目睹**自然**和**历史**在每个环节中混淆视听，我要一路追踪，在每一件“想当然耳”(ce qui va de soi)的情节之中，锁定**意识形态的滥用**(l'abus idéologique)，而它们在我的眼里，正潜伏在某个角落。

一开始，神话的概念对我而言，似乎就是要解释这些**冒牌事实**(fausses évidences)的几件事例。在当时，我仍然使用传统意义上的“神话”(myth)这个字眼，但我已确信一个

事实,也是我稍后试图归纳所有结果的依据,那就是:**神话是一种语言**(*lemythe est un langage*)。因此,当我对显然与文学无关的现象投注兴趣时(一场摔跤赛、一道精致的菜肴、一次塑胶制品展览),我倒并不觉得是远离我们中产阶级世界一般的符号学范畴,而只能说是,我早期所研究的是这个符号学的文学层面罢了。然而,只有在探测、研究一系列的现代社会现象以后,我才决定试以有条不紊的风格,来定义所谓现代神话(流行)。我很自然地将这篇特别的章节放在本书的结尾,因为它的作用是将稍早所讨论的主题系统化。

本书既然是采用逐月写作的方式,那么各篇文章间自然就不刻意地表现任何规律的发展;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是一种自我坚持与重复的努力罢了。有一阵子,我并不确定事情进行是否如谚语所说“**熟能生巧,巧则心喜**”(les choses répétées plaisent),我只相信,它们深具意义。而我在本书中所要追求的,也是富含深义的启示。这是一种由**我**随性添加的涵意吗?换句话说,这里会出现一位神话学专家所主张的神话学说吗?毋庸置疑,读者们将会很容易发现我的立场。但是实际上,我并不认为这是诠释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解神化**”(démystification)——借用一个刚开始显示出损耗征候的名词——并不是了不起的天赋禀性。我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支持传统观念中,将科学家的客观和作家的主观一分为二的判别法,仿佛前者天生便被赋予一种“**自由**”(liberté),而后者则有“**禀性**”(vocation),两者同样可以神秘地抹消或者升华他们情境上的各种限制。我的宣言

是：活在我们这个矛盾已达极限的时代，何妨任讽刺、挖苦成为真理的代言。

罗兰·巴特

《神话——大众文化诠释》导读

“我站在那儿，面对着大海；当然，大海本身并不负载任何讯息，沙滩上呢，却存在着那么多的记号学材料！旗帜、标语、广告牌、衣服，甚至日晒赤褐的皮肤，对我来说都是讯息。”（法文原书，p. 197 注七，下同）巴特写作《神话——大众文化诠释》的年代（50年代下半期），是一个大众文化产品大量出现的时代。在这些作品里，巴特表达出一种必须创造出新理论来谈论它们的迫切感。上面所引的这段文字里，我们也看到了巴特面对它们的基本姿态：他想要解读包含在事物和其媒介再现中的讯息。在背后推动他的，乃是一股寻求意义的欲望。像是一个在沙滩上倾听贝壳秘密的好奇小孩，巴特带着他独有的记号学嗅觉，为一个又一个记号学材料作出诠释，孕育着一个正在生成之中的年轻学科。

处于这样的初生状态，《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不仅在探讨的主题上具有多样性，而且在运用的方法上也具有许多异质的成分。这本书的骨架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一大群在期刊上发表的短篇评论（“小小神话学”，本书中译为“流行神话”），另一部分则是最后的一篇长文“现代神话”，

作为全书的理论说明。首先,在前面的“小小神话学”部分,研究所要建构和审视的对象,也就是“神话”(mythe),至少有双重的意义,它或者是古典或人类学意义下的一篇叙事(récit),甚至也可以是一种文体(比如《摔交世界》)。或者它指的是一种程序、一种功能,这时它的意思是“神话化程序”(mystification)。再者,在这些短文中运用的方法也十分的多样,并不一定和后来提出的理论亦步亦趋地相符。我们可以看到主题分析(《葡萄酒与牛奶》、《深层的广告》)、意识形态内容(《盲哑评论》,本书中译为《盲目无知的批评》)、实践策略的解析。《现代神话》这部分所分析的含蓄意指(connotation)运作方式,相对来说是一个从操作中延伸出来的理论成果,而不能被视作足以完全说明《神话——大众文化诠释》全体运作的体系,这样,《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一书的统一性并不存在于它的操作过程或使用方法,反而相对地存在于它的目标之中,这个目标就是“解神话”(démystification)。

何谓解神话?首先,它并不等于文化中神话方面的消解,它最好的诠释也不只是拆解神话化程序,设法用清醒的思考来破除迷思。我们必须再强调一次,它并不只限于一个同质的运作过程。规范它的是一个目的,这个目的,便是对语言和种种媒介的再现,进行“再政治化”(repolitisation)。神话是一个去政治化的言说(parole dépolitisée),这是巴特对神话化程序作出的一个强力定义。由《写作零度》到《神话——大众文化诠释》,巴特使用的基本社会架构,一直是把法国现代社会区分为布尔乔亚、小布尔乔亚和普罗

三个阶级。他的批判和揭发,针对的是布尔乔亚意识形态如何以近似匿名的方式,被强加在所有社会阶层之上。《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讨论的社会程序,其实便是布尔乔亚阶级利用伪意识所进行的社会控制和普罗阶级的布尔乔亚化,巴特虽然明白表示要和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但他讨论的意识形态程序最终归结于阶级垄断问题。

在《现代神话》中,巴特尝试以记号学基本概念来分析神话,文章的进程显露出他的理论摸索。正在学习索绪尔(Saussure)的巴特,首先把神话定义为一种传播体系、一个讯息、一种意义构造方式、一个话语(parole)等等,所有这些名词都是索绪尔一组基本对立概念的变体,那就是语言结构(langue)和个别言说(parole)的区分。这里,巴特的提法冒着混淆概念层次的危险:如果神话是一个传播体系,那么它不可能同时也是被传播的讯息或负载这个讯息的言说。巴特接着又引入索绪尔的另一组二元对立的观念——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é)——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符号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巴特于是提出第二个定义:“神话的定义,并不来自其讯息对象,而是来自神话吐露这一讯息的方式。”这时神话已和内容无关。事实上,巴特是以意义构成程序的角度来看待神话和其运作方式(神话化程序)。

决定性的定义出现在巴特的第三个说法:“这是一个二次序的记号体系。第一次序体系中的记号,也就是说,概念和意象间的结合整体,在第二次序的体系中,变成只是能指。”(p.199)在此我们必须说明,这个格式其实来自语言学

家耶姆斯列夫(Hjelmslev)对“含蓄意指”所下的定义：一个由表达(expression)和内容(contenu)所形成的单元，成为另一个内容的表达。巴特在《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中，为了强调此一体系中的“堆叠”特性，把第一个层次称为“对象语言”(langage objet)，第二个层次称为“元语言”(métalangage)。这里巴特犯了一个术语运用上的错误，因为元语言和“含蓄意指”的堆叠结构正好呈镜像对称：在元语言中，第一层次的意义构造单元，并不是第二层次的能指或表达，反而是它的所指或内容。这个错误，巴特后来在《记号学要素》和《流行体系》中都作出了修正。

“含蓄意指”和元语言这一对概念，可以说是巴特记号学冒险游历中的难兄难弟，其讨论分布于巴特所有作品之中。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含蓄意指”结构是巴特解神话计划和记号学研究的结合桥梁，他的思想进程也非纯粹出自理论性的思考，而可能是来自一项疑虑(soupçon)：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许多讯息当作自然而然、明显之至，但它们其实有一项共同的复杂意义运作过程在底下支撑。巴特的记号学源自解神话的迫切需要，而他的原创之处便在于结合两者。

最后，针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中探讨的含蓄意指结构，再作一些细部的说明和讨论：

一、对于这个复杂衔契的意构程序，如果把它僵化为一个机械性的图式空架，便不能掌握到巴特思想的真正兴味；重点反而是要看巴特如何把它柔软化，让它具有操作上的灵活性。巴特说神话“窃取”、“扭曲”、“挖空”、“非历史化”

第一层次的内容,把它倾流入第二内容之中,同时又使得这个意识形态内容如此一来的去实质化能指而得到遮掩。在这样的说法中,巴特把神话描写为一个动态的程序。神话因此是一种意义流转的过程:它的起点(比如皮耶修院长简单的发型)不同于终点(圣洁的典型)。

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动态呢?巴特提出了两个解答方向。首先,神话如果可以发生作用,那是因为它符合读者的期望:“人不关心神话是真是假,而是关心它有用无用;人依其需要进行去政治化。”(p.232)从这个角度讲,人们是否配合神话,和记号学无关,反而和主体的具体处境相关。另一个方向则指点出一个和记号学更具关连的思考方向。我们可不可以说有一些神话比其他神话更为强大呢?是不是有一些材料更适合于神话化程序呢?换句话说,这个动力有没有内部因素呢?巴特运用质量两个维度来衡量神话的理想类型。就质来说,神话能指贫乏而所指丰富。就量来说,神话有大量繁复的能指,而它的所指则总是被典型化,种类稀少。这个说法暗含未来巴特对流行符号的分析:流行操作着大量的能指元件,但其实创意稀少;它的意旨丰厚堆叠,但其实是说的一直是一个美好的空幻世界,而且最终指向空无(流行说:“我便是流行”,这样的循环空话)。

三、在对神话作政治性阐发的同时,巴特也提出记号有一个伦理层面,它看来像是一个记号的“卫生保健”问题:神话中的记号肥胖、肿胀,而且引人作恶,因为它身上挂满了不必要的缀饰,还要宣称自己符合自然(p.212注七)。和这个患了肥胖症的记号相对立的,则是巴特梦想已久的纯

料、零程度记号。然而,就像零程度写作方式只是一个乌托邦,社会总是会收编这种无邪状态,把它转变为一个再度充满意义的写作方式,原是含蓄意指零度的记号,终究抵抗不住社会所维持的意义无限引申程序。于是,我们看到神话学家巴特自己暗暗地提出了一个以失乐园为原型、善恶分明的神话叙事。先有两位纯洁英雄被推出来和恶魔战斗,但他们先后都被神话这条恶龙吞没。这是科学语言和现代诗,两者都是建构严密和抽象性的语言。神话却可以由外部接收它们的全体特征,使它们成为神话的材料。比如 $E=mc^2$, 便可以被引申为“科学性”的代表。另外的两位英雄,则以狡智占得上风。那是福楼拜笔下的布华尔与贝居舍(Bouvard et Pécuchet)。福楼拜用考古学的方式重构了他们的神话学,而且夹带最上乘的讽刺,他对神话化程序进行再神话化,而且用的是穿入其脉络内使其瘫痪的内爆方式[这里我们已预见巴特第二代“写作”(écriture)概念的先声]。另一个方式则是用行动来斩断问题。这时语言同时也是一种行动,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它其实就是作为政治行动的语言,革命的语言。这个想法显然与布莱希特史诗剧场有关。其实,巴特的“解神话”(démystification),和布莱希特“距离化”(distanciation)概念中的“去自然化”(dénaturation)和“去庸俗化”(débanalisation)原则十分接近。然而,布莱希特的理论,对于艺术、思考、行动三者的连结,仍然具有强烈的信念。巴特在《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中,则把解神话和行动性语言加以分离,解神话在这里只是一个效果不确定的中性化过程(neutralisation)。其原

因我们前面也看到了，解神话虽然有可能增加神话读者的批判力，但他们最终仍受社会条件制约。

四、由于神话学家自愿处于战场之外，他的视线其实投向一个悲观的地平线。清醒中的孤独，使他远离社群的生活喜悦。他作出了摧毁性的行动，却无法证明明天会更美好。他的否定性是如此强大，使得他处处见到的都是意识形态，连“客观的”真实也因而消散无踪。巴特终篇时的夫子自道，充满了末世毁灭的气氛。他对自己的伦理要求极度地强烈，而这个强烈要求，也可能是反面地表达出一种面对过强敌人时的无力感，虽然这个敌人其实来自他自己的建构。只有在沦落纯真的乌托邦和神话无限收编的炼狱两者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便是巴特解神话计划所遭遇的伦理两难。

林志明

1997年于巴黎

目 录

| | |
|---------------------|-------|
| 再版序····· | 罗兰·巴特 |
| 初版序····· | 罗兰·巴特 |
| 《神话——大众文化诠释》导读····· | 林志明 |
| | |
| 第一部 流行神话····· | 1 |
| 摔交世界····· | 3 |
| 哈尔古的演员····· | 15 |
| 银幕上的罗马人····· | 19 |
| 度假中的作家····· | 23 |
| “上流社会”游航····· | 27 |
| 盲目无知的批评····· | 30 |
| 肥皂粉与清洁剂····· | 33 |
| 贫苦阶级与无产阶级····· | 36 |
| 婚姻大事····· | 39 |
| 小说与孩子····· | 43 |

| | |
|-----------------|-----|
| 玩具 | 46 |
| 巴黎不曾淹水 | 49 |
| 毕雄在黑人国度 | 53 |
| 一名亲切的工人 | 58 |
| 嘉宝的脸蛋 | 61 |
| 权势与放纵 | 64 |
| 葡萄酒与牛奶 | 67 |
| 牛排与油炸马铃薯片 | 72 |
| 鸚鵡螺与醉船 | 75 |
| 深层的广告 | 79 |
| 布热德先生的几句话 | 82 |
| 爱因斯坦的大脑 | 86 |
| 喷射人 | 89 |
| 拉辛是拉辛 | 92 |
| 格拉罕在维尔迪福 | 95 |
| 迪普里兹的诉讼案 | 100 |
| 照片——震惊 | 104 |
| 两则青年剧场的神话 | 107 |
| 蓝色指南 | 111 |
| 明见之士 | 116 |
| 罢工的使用权人 | 120 |
| 非驴非马的批评 | 124 |
| 脱衣舞 | 128 |
| 照片与选举诉求 | 132 |
| 失去的大陆 | 135 |

| | |
|-----------------|-----|
| 占星术····· | 139 |
| 布尔乔亚的声乐艺术····· | 142 |
| 人类的大家庭····· | 145 |
| 茶花女····· | 149 |
| 布热德与知识分子····· | 153 |
| | |
| 第二部 现代神话····· | 165 |
| 现代神话····· | 167 |
| 神话是一种言谈····· | 167 |
| 神话成为符号学体系····· | 169 |
| 形式与概念····· | 176 |
| 意指作用····· | 180 |
| 阅读与解读神话····· | 187 |
| 神话成为被窃的语言····· | 191 |
| 中产阶级成为股份公司····· | 197 |
| 神话是去政治化的言谈····· | 202 |
| 左翼神话····· | 206 |
| 右翼神话····· | 209 |
| 神话学的必要性与限制····· | 217 |